





南疆逸史列傳又七



祁易佳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啟壬戌進士授興化推官弱冠時為人美丰姿胥吏易之及視事民間情偽無不盡知始相驚歎入為御史莊烈帝治尚綜核易佳言如此則人臣救過不遑揣摩迎合漸至規避天下事益不可為矣出按蘇松宜興邑紳陳以泰暴於其鄉民聚焚其廬室發其祖墓洶洶不散易佳單騎撫定之懲其倡首者奸民結黨立天主名號橫行吳中郡縣有司不能制易佳廉得其魁捕斬之召紳士父老會鞠城隍廟咸曰可殺即時杖死之民忭首稱快表禮清修之士歸子慕朱陞宣張基等奉羊

酒鼓吹騎從過門謁見而疏其學行於朝請授翰林院待詔士林傳頌為一時盛事踰年請終養歸從劉宗周遊其學益進崇禎十五年冬起掌河南道宗周以直諫撻帝怒多佳言清望直臣宜留以表率百官奉旨切責以京察不當面斥吳昌時于朝是時昌時方附首輔聲勢赫奕未幾果敗北都陷多佳方以御史刷南畿卷羣臣奉福王至衆議援宋高宗故事立為兵馬大元帥多佳曰今日與宋不同宋時徽欽尚在也今海內無主盍如景泰制稱監國於是以前五月初三日監國是日內傳即位多佳曰今日監國明日即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除服之後從之尋出按撫江南六月陞大理寺丞轉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先是北京之變縉紳之授偽職者鄉邑各出檄文討之奸人因之擇其衆所怨者劫掠以為利蘇州之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四家及常熟之時敏焚燬無遺多佳奏民情囂動借名義憤與其震之使懼不如感之使伏國法誠申人心自正朝廷宜將從逆諸臣灼知其寔者先行處分使士庶無所藉口而後治其乘亂之罪則兩得矣庵人欲復殿衛多佳言詔獄之弊以煅煉為工羅織為事雖朝廷爪牙實權臣鷹犬慘酷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緝事之弊招承多出於拷掠怨憤充塞於京畿欲絕苞苴苞苴彌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廷杖之弊

刑章不歸司寇撲責多及直臣朝廷徒受復諫之名天下反歸忠
直之譽三者弊政當永行禁革廷臣亦多諫者姜曰廣復力持之
乃止鎮將于永寧等駐鎮江強攫民物浙兵見之不平相激而鬥
浙將戰死鎮兵乘勢焚掠居民被害者十餘里芻佳聞之率兵自
蘇州晝夜兼馳而至鎮兵怵其威名乘舟遁斬首數十變遂定當
是時高傑劉澤清開藩江北顧未嘗忘情江南也聞芻佳布置周
詳沿江設屯故不敢猝犯傑駐師瓜州寫書約會于大觀樓傑意
芻佳文士畏縮必不敢輕渡江至期風且大作芻佳掉小舟屏儀
衛從小吏數人出沒波浪中須臾拍岸傑見之大驚下拜曰傑不

意公之勇如是也芻佳勉以共獎王室慷慨流涕傑唯唯曰閱人
多矣如公者甘為之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束張筵共飲
明晨別去馬士英驅除異已令張孫振劾之因以告病歸三吳之
民泣送載道隱于雲門山舍 大兵入杭州使者以書獎至越不

受其妻慮其死令家人環守之不得死芻佳乃洋洋如平時防守
稍疎閏六月五日出雲門至富山之舍飲至夜分遣從者出惟祝
山人在星月微明望南山歎曰山川人物皆屬幻景山川無改而
人生倏忽一世矣已而山人亦卧處分從事自攜燭投梅花閣前
淺水而死家人覓而尋之燭猶未見跋也魯王贈兵部尚書謚文

敏勇佳舉止蘊藉見者愛其和雅及處事決斷凜如也宗周告以舍生取義之說觀勇佳從容殉節可謂不負矣

陳潛夫初名朱明字元倩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人為人高邁不矜細行嘗與友人陸培有違言陸氏黨為文逐之潛夫不與較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耳豈以翰墨爭是非哉十六年授開封府推官時河以南皆為賊蹂躪惟河北未破諸持節者皆在潛夫渡河至杞縣依汝寧西平寨副將劉洪起以居時芻茭署卒伍及京師陷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盡縞素率洪起兵先驅至杞俘其偽官擊賊將陳德于柳園大破之獲牛馬輜重福王已立于南京潛夫傳露布

至中朝大喜即擢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奏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皆王土也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者數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王師誠分建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中原知朝廷有進取之心必衆心盡奮爭為我用於是計遠近畫城堡俾之分守而我將帥屯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為食急則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餘萬衆稍給糗糧臣當率以先驅諸藩為臣後勁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畫河為固南聯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下之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也

若不思外拒專恃退守督撫紛紛盡集兩淮而舉土地甲兵之衆
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時馬士英不恤國計佯應之而
陰絀其言當是時開封汝寧間列寨以百數劉洪起最大南陽列
寨以十數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十數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
洪起志在本朝潛夫請予印為軍士英不聽而用其姻越其杰巡
撫河南潛夫便道省親五日即馳赴河上其杰老憊不知兵總督
張彥振止提空名亦不能驅駕諸將他寨聞潛夫來頗有歸意十
月蕭應訓復南陽舞陽桐柏及泌陽諸縣遣其子三杰來獻捷潛
夫飲之酒為授告身鼓吹旌旗前導出三杰大喜過望謁其杰其

杰謂其勢衰而來附也意窺其賄倨辭色以見之詆為賊三杰泣
而去大恨潛夫按行諸寨寨帥列旗帳鼓吹迎而其杰來輒閉門
不出謁其杰謂潛夫術使之日夜譖于士英士英怒十二月召潛
夫還以凌駟代之明年三月而有偽妃童氏之事上初封德昌娶
黃氏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洛陽陷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
人有活太妃之術也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妃乃詣其杰自陳本
末劉良佐奉之如后禮送之都下上不納送鎮撫司拷問士英因
謂潛夫妄謁妖婦逮問下獄南京潰得歸浙東立國潛夫謁于山
陰加太僕少卿監軍浙西潛夫自募三百人與孫熊諸家軍列舟

江上浙江失守謂其妻妾二孟氏曰我為忠臣爾為烈女泉下羞為不惡秉燭書絕命詞拜辭祖廟攜妻妾至化龍橋下曰不圖孟氏有此二人附背令其先下乃自沉

王瑞旃字聖木永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蘇州推官改河間入為工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為鄖襄兵備道會張獻忠受撫瑞旃言於總理熊文燦曰撫之權惟我操則可不得委于賊賊以撫愚我我豈可以撫自愚文燦恚以為撓撫事瑞旃曰非撓撫實濟撫也今左良玉等能辦賊而南漳費一選光化周士鳳之兵四面分防皆勁敵也當分于穀城之近郊下令會勦以窘賊賊懼而降則

心折而不敢貳否則玩而嘗我我則何以制其變也文燦不從瑞旃知事必敗亟陳解散隨征歸農三策又不從乃自為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已不聽瑞旃曰天下事可知矣繼而羣盜混世王整世王托天王小秦王過天星徧處均房間復乞撫文燦又力持之瑞旃曰撫必墮賊計且倉卒之間前後受撫鄖襄皆賊藪矣文燦堅執不從未幾獻忠果反留書于壁且條上官名姓列所取賂之月日多寡于其下且曰不受獻忠錢者鄖襄道王瑞旃一人耳由是名大著尋以憂歸南渡授太僕少卿將用為湖廣巡撫南京潰不果唐魯各有除授督理浙東兵餉大兵入溫州諭降不應

丁亥五月十五日為瑞旃生日置酒高會良久不出則縊死寢室
矣遺命五日而殮及有司視殮恰五日云

逸史曰凌嗣以下五人者皆經濟才也何則潛夫個儻奇偉言多
大略凌嗣勇佳深沉有謀輔以儒術焉使畀之重任未必不足以
削平禍亂而卒無成者何也言之而不用用之而不盡而忌阻之
者衆也自古金陵之國必以河洛為屏蔽荆襄為門戶故劉裕桓
嘗溫出銳師親舉北伐宿重兵于徐鳳而後江南得偏安焉當明
之末李自成奔突之寇得城不守京師雖陷中原猶明土也盼望
王師如時雨焉苟有賢君疾遣重臣鎮撫之控引河淮聯絡山左

其間草野興師龍跑虎吼之士咸仰中興之主可以共功而且望
風響附爭先効命 大兵即入燕京必不能渡河南牧晉宋之業
未失也乃委而去之視為異域至有人焉創立軍府疾呼望援曾
不策應馴至士民失望豪傑解體驍將勁旅盡為敵用此豈得謂
天亡之哉瑞旃之策撫事審矣文燦庸愚有謀不信以釀滔天之
禍嗚呼為人主者奈何置庸愚於高位使惘惘事機而抱奇智者
沉淪下僚視其敗而不得救有志之士所以撫膺而太息也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
右諭德黃道周之謫也汧上疏請與偕罷斥上切責之奉使封江

西益藩歸以病請在籍聞京師陷慟幾絕沂雅好交遊畜聲妓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渡起少詹事不赴致書在事諸臣言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在諸君以君民為心以職掌為務耳其忠君愛民清白乃心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否則小人執此為衡流品明澄叙當矣豈必人挾異同哉先帝十七年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日卒使海內鼎沸社稷邱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不為君民不念職掌乃至漠視主上委身寇仇豈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亦隨之然則朋黨相傾亦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宜

戒前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尚惻幅無華之士並建賢哲明試以功各修職業思不出位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撐傾側者也 大兵渡江沂謂其子曰國事不支吾死迫矣出居村舍乙酉六月四日聞郡城不守夜自縊僕救之而甦其友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沂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有閨六月十一日自沉于虎邱之後河語人曰留此不屈膝不雜髮之身以見先人于地下一老僕隨之同死盛暑數日不腐色如生郡中赴哭者數千人長子昉字昭法弱冠登崇禎壬午賢書痛父節死隱居不仕有高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啟壬戌進士受業于高忠憲公攀龍為主靜之學授工部主事值魏奄亂政請告歸崇禎二年補原官轉員外郎督琉璃廠減經費銀數萬以繕城工其冬大兵入塞諸曹郎分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闕下有杖斃者而鳳超守德勝門獨完帝嘉賞焉調兵部尋以終養歸里居十二年事母盡孝南渡起補吏部署文選司事到署十三日隨謝去乙酉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雍髮者執至江寧滿漢官並以緩言歎之允誠直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雍身不可降因賦絕命詞見殺年六十一其從孫尚濂字靜觀亦違制

同執巡撫令之歸家尚濂不肯與允誠同死僕薛成聞允誠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訃至僕朱孝亦號哭而死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為諸生以氣節自任天啟丙寅逆奄矯詔逮吏部周順昌廷樞倡率士民數千人謁巡撫欲令上書申救巡撫不可哭聲震地校尉呵問即擊殺之已而逮御史黃尊素又至驛中士民共出閭門焚其舟毀其駕帖巡撫毛一鷺懼禍根究亂民殺五人以謝奄蘇人義而表其墓所謂五人之墓也廷樞僅而得免然亦以此知名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一乙酉避地河濱浙東遙授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廷樞深自韜晦改號復庵

歸隱鄧尉山丁亥四月吳勝兆反為之運籌者戴之雋廷樞門人也事敗連廷樞被執于舟中慨然曰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被縛以來餓五日徧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信國斬燕市不異俯仰忻然可以無憾五月朔大兵會鞠于吳江之泗洲寺廷樞不屈巡撫重其名命之薙髮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頭事大乃殺于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為大明人刑者急揮刃首墜地復曰死為大明鬼刑者為咋舌禮而殞之

劉曙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縣未赴蘇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丁亥上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疏吳中

忠義士二十三人以曙為首其書為遊騎所獲巡撫逮曙曙不肯屈膝詰曰爾反乎曙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曙實不識欽也巡撫亦知其無罪第惡其詞氣激烈檻送金陵卒不辨下獄八旬九月十九日出市賦詩別母而死或曰死亦君子之所重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君子不必死若楊劉二君者其于明士也非臣也且其事誣不辯而死毋乃過歟或曰不然二君者其願死久矣特未得其死所耳苟有其會視如歸焉豈復肯濡首以自明哉君子曰二君者雖死不死也而其時之覲顏偷生者乃真死也

陸培字鯤廷仁和人父運昌嘗知吉水永豐縣有異政培負俊才

美丰儀善屬文然行誼修飭嘗容華亭主人妾從屏間窺而悅之
遣青衣致意培不答立放舟去登崇禎庚辰進士不謁選歸而讀
書里中多名士培時年少出而與之上下議論人人以為弗如也
其所為詩文一時爭效之號曰西陵體性峻潔遇高才即輕身下
之有不可意輒瞑目叱去之於是傳者謂其任俠使氣然其與人
交重然諾急困阨雖患難死生不易也南都授行人十月偕吏科
熊汝霖祭奠淮藩知國勢已去不復命便道歸家與其友陸彥龍
結壯士數百人謀保障鄉土 大兵至浙謁巡撫張秉貞請發兵
拒守而秉貞已與陳洪範謀挾潞王以降令曰太后在此危駕者

族誅培慟哭曰事難立矣吾不死無以報國乃攜家避橫山之桐
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公職行人無守土責且天下
事未可知無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仰天嘆息曰需乃事之賊
後日將求死不得子不見北都某某乎長號而別俄聞潞王降取
酒酬其妻將自裁其妻防之甚嚴培乃止一日給其妻脫身歸故
里捷戶自縊家人破壁救之復甦恚曰奈何苦我夜作絕命詞拜
其二僕以繩授之曰成我志者汝惠也登狀就縊從容而死年二
十九閩中贈尚寶司少卿謚忠毅

王道焜字昭平仁和人少豪宕好聲妓性高邁家藏法書名畫尊

彝古器物客至摩挲品藻焚香賦詩竟日無俗語天啟辛酉舉于鄉歷福寧教諭南平知縣遷南雄同知時光澤妖亂撫按交章請留詔以同知攝光澤縣事至則單騎往諭降之時帝破格求材盡徵天下廉能吏至京臨軒親試不次擢用撫按以道焜名上銓曹以故事郡丞無考選者題陞兵部主事道焜言皇上破資格以待非常銓臣執故例而新考選非陛下收羅賢豪至意上許候考會國亡不果 大兵入浙慨然謂其子均曰北都之變我受上知遇當死久矣所以不死者將以有為也弘光之立小人盈朝我往必不得志故濡濡至今今復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事格我卑我

官也今而不死天下且謂屬吏中固無人及潞王降乃投繯死均舉崇禎壬午鄉試

葉向榮金華舉人庚辰以薦授寧都知縣廉公有惠政修城垣足兵食數月守具悉備有賊卹旭東行劫鄰邑守城檄向榮捕之向榮捐金購賊得其魁七人賊散闖賊寇江南去寧都百里而軍向榮晝夜登陴賊知有備不敢犯明年七月偵賊五百屯馬羊坑先有十人伏關下向榮立捕殺之陳屍于郊乃自督鄉勇啣枚出擊斬首二百餘生擒渠帥十五人餘皆竄去總督袁繼咸御史周燦交章荐之以忤馬士英意量移吉安同知向榮遂投劾歸明年夏

江東失守 大兵長驅攻城向榮衣冠投項村之野而死
逸史曰此數君子者皆直諒氣節之士也使其生于平世豈不彬
彬乎王國之羽儀哉學不被乎時才不展乎世從容引義以自畢
其志蓋列聖祖宗養士之澤於是乃可見也當明之季江浙熾甚
衣冠甲第遍滿郊圻轉化樞秉國鈞翰林侍從臺省踰濟華綏高
軒鳴騶呵擁于長安道上者半江浙士也於是尚詩書說禮樂相
矜以文墨相接以儒雅而佞巧機詐舞智恃勢者亦時出于其間
及乎江翻海覆陵圯谷遷而挺然以綱常自任者亦不過數人其
餘惟怯澁忍與時俱化嗚呼今之衰陵有自來矣

南疆逸史列傳八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少好學為應舉業多湛深之思名頌一時舉
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十一月 大清兵自大安口闌入
京師戒嚴聲上言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犄天津
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有草澤義士曰申甫朝
士多知之願陛下錄用申甫練敢戰之士為披亢擣虛之舉申甫
者雲南人少遇異人授以兵法游長安以其術干諸公卿獨聲信
之至是薦馬疏入立召見申甫授副總兵以聲為御史監軍當是
時權貴人俱不習兵又與聲素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起用無兵與

甫聽其召募而日夜下兵符促使出戰委之當敵甫不得已慟哭
夜引衆縋城出至蘆溝橋全軍覆沒權貴人乃誚聲不知人聲遂謝
病歸十六年春鳳督馬士英調點兵勦寇過徽州大掠聲與推官
吳翔鳳率鄉兵盡殲之為士英所劾帝知其無罪置不問起為修
撰會母卒未赴南渡陞右僉都御史不出知天下多故與其邑人
江天一日夜練義勇以慮變乙酉夏大兵破池州將及徽寧聲
奉太祖像率百姓哭臨起兵謀恢復天一日徽州為形勝地諸縣
皆有阻隘可守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迺宜築關於此多
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為砥柱遂築叢山關屯軍其中分守六嶺於

是邱祖德應之于寧國尹民興應之於石埭郡邑相繼復聲拜表
闕中而閩亦遣中書童赤心投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
直軍務聲刊布詔書南中始知閩地有主已而大清使張天祿
攻績溪天一授兵登陴守禦間出迎戰相持累月會軍無見糧而
祖德民興等多敗死大兵乃以少騎牽制天一于績溪而別從
新嶺入守嶺者先潰九月二十日故御史黃澍導大兵入績溪
聲為揚守壯所獲聲曰徽民之守吾使之也第執吾去勿殘民天
一追及之聲曰文石有老母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
其難者時南都改服已久聲與天一等戴冠大帶而入道路聚觀

總督欲降聲禮而館之不顧十月十八日帶詣通濟門臨刑遣人耳語天一大呼曰先生之千秋在此刻也聲謂刑者曰但絕我氣無斷我頭於是撚鬚仰面飲刃而沒同死者江天一陳際遇吳國禎余元英閩中贈聲禮部尚書謚文毅天一禮部主事其時同聲起兵者歛縣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羅騰蛟閔士英都司汪以玉先後俱被執

夏元彝字彝仲華亭人少敏悟與同郡陳子龍太倉張溥長洲楊廷樞俱以文名弱冠舉于鄉益肆力於學又二十年登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樂知縣有異政居五年邑大治將舉卓異會丁母憂歸

江南建國擢考功主事不赴乙酉八月大兵遣安撫官入郡士大夫不出謁者以逆罪罪之元彝避于野投之書曰有清革命萬物維新明室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顧有一言為清朝策者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寧還師以授宋高未嘗獲寸土焉即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而不自有者誠以南土卑濕多疫水險深昧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吐嘔霍亂以時而發同居中國北人之吏于南者猶以為病况塞外來者其能堪此耶昔蒙古之為南吏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事華人為政至賦稅盡逋自海漕之外無入焉未及七八十年而吳浙劇寇蝟毛而起江南

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為元累而不為元利矣向使元割江南予南歲輦金繒以寔北地則元之疆歷世未艾也愚為今計若莫以淮為界存明之宗社而責其歲幣焉於名甚隆於利可久惟執事裁之書入不報是時總兵吳志葵方起兵吳淞江允彝入其軍為之號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卒多市井無賴子見敵輒蹙迄於無成松江破或說之入海趨閩允彝曰吾昔吏閩閩中八郡咸懷思我今往輔新主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邀以求生何以示萬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峒曾遇害允彝經紀其喪歸即欲死其兄之旭諷以方外

允彝曰是多方以求活耳當事重其名欲招致之曰夏君來我大用之即不願第一見我允彝曰譬有貞婦或欲嫁之婦不可則語之曰爾即勿從姑出其面婦將褰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乃作絕命詞九月自沉于松塘屍浮水面衣帶不濡三日而黃道周奉隆武檄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召則方殮矣使者哭而去明年贈左春坊左庶子謚文忠所著有禹貢合註而幸存錄為絕筆子完淳字存古四歲能屬文弱冠才藻橫逸江左罕儷丙戌上書監國授中書舍人監國航海完淳拜表慰問為邏者所得見殺允彝死二年而其兄之旭貢生以匿子陳龍官跡捕之自縊于文廟顏子位

旁其遺命云余自舍弟殉節即欲偕死彼以孤寡見託未忍也然
不向城市坐者兩年于茲矣今者吳鎮不忘本朝一時趨附機事
不密變且中作搜求餘黨坐以叛名嗟乎 新朝之所謂叛乃故
國之所謂忠也夫何傷哉余幼時讀聖賢之書今死聖賢之地夫
亦死于聖賢之教非死于 新朝之法也詩曰嗟予薄祜少遭不
造皇路多虞撫臆思報穰穰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宰抗章白之
余一介儒曾霽天顏豈救松江守方岳貢耶歲寒之義至死勿遷仲也懷沙
身無貶屈惜哉卧子何不早決故君曰逝故友云亡吾將安歸敬
附首陽從容自引魯壁陰陰遐哉尼父余敢對揚

陳子龍字臥子一字人中松江人幼時穎異以經世自任喜縱橫
之術與郡人別樹壇坫名曰幾社海內多宗之為文法王李加以
富麗與江右艾南英爭名相詆譏不肯下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
州推官改紹興折節下士與諸生多叙盟社之交先是東陽許都
者名家子喜任俠輕財好施能得人見天下將亂陰以兵法部勅其
所知松江孝廉徐孚遠見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
格求材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子龍在紹興因與許都遊數薦之
上官不能用東陽令姚孫棐貪而虐與都有違言會都有母喪送
葬者數千人令疑有變遂以反聞都黨執令答之旬日間聚數萬

入下東陽義烏浦江三縣浙東震動然都一無所殺掠遣從者謝
長吏而已巡按左光先調兵行勦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子龍
龍率騎往諭之都即解散其衆以二百人隨子龍來降光先忌其
功即論殺都子龍救之不得大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光先尤
庸懦夫都以一書生能聚萬衆其才必有過人者感知已一言投
戈就縛此豈悖逆之人哉激於貪令無以自明不得已走險耳使
貸其死令率所撫衆渡江逐賊自贖想必有得當以報者而顧令
梟俊之士駢首同盡子龍紀其事曰激變之虐令不誅受降之功
績不叙官軍勦殺平民株連無辜賊平數月驛騷不得寧嗚呼即

此一事知明之所以亡也以招撫功擢兵科給事中子龍深痛負
都不赴也南渡起兵科子龍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
親武事以克仇邦三代以後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
戒車數萬故能光復舊物未有居深宮之中履安處順而可以戡
定禍亂者今者人清泄沓不異昇平從無有哭神州之陸沉念中
原之榛莽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無恙否而先帝
后之梓宮何在興言及此陛下當嘗膽卧薪宵衣旰食而羣工庶
尹亦宜砥礪鋒鏑奮發志意以報仇雪恥為務庶中原可守舊京
可復竊聞山東河北義旗雲集成拭目以望王師朝廷晏然置之

度外何以收三齊技擊之雄慰趙魏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知朝廷
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速駕幸
京營大閱之後弭節江潁大集舟師分命武臣一至蕪湖一至京
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下詔親征六師北發歸
重淮泗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雒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
出褒漢巴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逆賊授首可
計日待矣又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又言備
邊三害又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莫之能用也甲申八月請假
歸里馬士英深忌之恐其或奉潞王以清君側未嘗一日忘子龍

也南京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起兵子龍設太祖像誓衆沈猶龍
稱總督兵部尚書子龍監軍左給事中廷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淞
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瑞蘇松道李向中等為守城計閩中
授子龍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浙東兵部尚書節制七省漕務八
月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子龍逃匿無何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提
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儒客其所教之反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
令率師來攻而已從中取事斌卿以故所伯印授勝兆期于丁亥
四月十五六兩日水師至松江勝兆為謀密不國人皆知之同知
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于總督總督殺勝兆部將之在金陵者

畢光勝勝兆知事洩亦殺之易重朗下令入海使其軍詹世勳
及高永義領海師之至而海師已於十四日夜為颶風所沒世勳
永義登東南城頭而望烽烟寂然兩人遂變志以兵劫勝兆矯其
令箭召勝兆所親信者盡殺之戴之僞亦死執勝兆送總督窮治
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與華亭夏之旭同奔嘉定告急于侯岐
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達所官跡捕至嘉定執岐曾而
總兵巴山別遣兵圍天達家遂獲子龍鎖于舟中泊跨塘橋下子
龍乘守者不備躍入水死五月 日也其以匿子龍死者延安
推官顧咸正諸生侯岐曾夏之旭張寬也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為人多智數好談經世之學崇禎中由國
子生為內閣中書舍人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梗議復海運廷揚生
長海濱習知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五卷因戶部尚書
倪元璐進上請以廟灣六船試之月餘廷揚上謁元璐驚曰我已
奏言公去矣奈何尚在廷揚笑曰糧運已至矣元璐即入奏帝大
喜授廷揚戶部郎中議以每歲轉漕運各半令駐登州為領其事
明年加光祿寺少卿福王立以原官防江兼理餉務饋江北諸軍
南京失守廷揚奔舟山依黃斌卿以居浙閩俱授右僉都御史總
督浙直水師吳勝兆之將舉事也請兵于浙直斌卿猶豫未發廷

揚謂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於是慨然請行丁亥四月率總兵蔡聰等六百餘人從舟山抵常熟福山十四日抵鹿苑夜分颶風發舟膠于沙遂見執入見巡撫南面坐曰事之不濟命也致於江寧總督與廷揚有舊欲雍髮而宥之廷揚不可遂與部曲十四人同日死其卒六百人殺于婁門無一降者人以比田橫之士云

逸史曰金陳諸君子皆以文章名世者也而其激昂磊落之氣復不甘自晦適會其變慷慨投袂誓死不顧固忠義奮發哉亦其才之所施有以成之也議者徒見舉事之不遂禍延宗戚因以咎其不智嗟乎明之亡也士大夫皆背公植私蔑視君親名教既墮禍

亂遂作有諸君子而後人知義之貴乎生君國之急於身家者也其遺教萬世者遠矣夫豈不知其事之難成哉惟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此志士仁人之所以殺身成仁也

熊開元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朝以給事中_中謫行人司副劾首輔周延儒得罪與給事中姜埰同下獄所謂熊姜之獄者也卒遣戍杭州事具明史弘光立起吏科給事中丁內外艱不赴閩中建國以工科召疏請終養連擢太常少卿僉都御史再疏辭詔曰天地生才祇有此數邇者老臣凋喪宗周劣佳石麒麟等既皆捐軀鄭三俊故于開元之至旦夕以冀既在郊關慰于飢渴及入對

春禮有加開元請罷捐助停事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聽納
散朋黨上嘉之明日特勅授御營從征東閣大學士兼行在右副
都御史權理院事時方破格用人而躁競者爭以口舌得官開元
惡之力持資格丹徒諸生錢邦芑言事稱旨特授御史開元請改
兵部司務帝重違其意命以司務得非時言事實同御史權明年
正月駕在建寧開元以帝外優禮輔臣而事取獨斷疏乞罷不許
已而邦芑復授御史開元力爭不令入院諸御史合疏劾之乃引
予假自是帝出幸皆不及扈從汀州敗棄家為僧于蘇之靈岩開
元素精內典遂嗣其法稱善知識者三十年年七十餘而終

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早以學行著舉
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後以事謫戍均州南渡
召復故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為更難當事者泄泄偷息
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馘聞武臣私鬥矣不
聞公戰聞老成引道矣不聞敵愾聞諸臣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
可曰興朝氣象乎臣愚以為今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守
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東忠義響應立寨自保截戕偽官為朝廷
効死不及此時電掣星馳風雷奔赴使聯絡壁壘倡義申討是靡
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今急檄四鎮分兵渡河與河北山東諸

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道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扼武關以奪隴右隴右士民怨賊入骨髓臨以大師賊不難平也陛下宜縞素誓師親臨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仇今乃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繁興議者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待之其言甚切時弊然不能用也馬士英欲用阮大鍼以中旨起先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正宸封還詔書言有譽雖賢而傳陞之弊必不可啟不聽及大鍼竟用乃抗疏求去正宸清嚴方正為清流所倚賴其同官沈允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至是忤貴近轉為大理寺丞實奪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乞假歸明年江南亡浙東奉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正宸不受仍署舊官又明年事敗溺水不死自盡又不死以僧服去不知所終

李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高祖春芳大學士祖思誠禮部尚書清舉崇禎辛未進士授寧波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末年以工科左給事中出封淮府會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事中言陛下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敝舍皆從安樂憶艱難以勵儉也陛下亦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

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而況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為之勿謂儉小而不為宗社幸甚九月言今各鎮自為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羣為御用計增索金錢務求華麗曾不顧司空之匱公私交困何以應之乞勅各部察現徵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為出時廟堂無復報仇討賊之忠但修文法飾太平而清於其間亦請追謚開國名臣又武熹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琰等惡謚又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為王賜之謚皆得議然人譏其所言非急務也是時已尊懿文太子為孝康皇帝清請與

興獻帝並祀于別廟而奉孝宗為不祧之宗不聽北朝之陷鎮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為賊所殺諸勳臣朱國弼等請如殉國難例贈廕廟祭清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必非殉難也同時文臣若內閣邱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拷禁死而廢譏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已又請裁宮中獸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金議者謂時政雖亂然言官尚有權惜乎所爭者少無裨大計然清在省中號為清正嘗陳內治之說言子胥之揣勾踐曰為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毋荒于觴毋荒于瓊宮瑤臺南金和寶是也隱規諷時事云明年二月進大理寺丞請更思宗廟號修實錄又請修惠宗實

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鎮及南都失守歸隱于家以著述自娛閱
四十年乃卒

南疆逸史列傳九

李模字子木號灌溪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由東莞知縣
入為御史巡按真定諸府與分守中官陳鐵夷相劾奏貶秩出為
南京國子監典籍南都既建封黃得功等為侯伯謂之四鎮模上
言當擁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侯
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諸將事先帝未効桑榆之功事陛下未彰汗
馬之績按其時亦在戴罪科而與之定策其何以安諸將果性忠
義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而後可膺陛下延世之賞報聞尋復為
河南道御史見時事不可為請告還家不復出國變後里居三十

餘年而終

喬可聘字君微寶應人天啟壬戌進士崇禎中嘗以御史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挽夫不得蘭溪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雨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乘肩輿冒雨去而慰薦縣令人兩賢之還朝其所薦大吏以賍敗貶秩三等南渡起召復故官掌河南道事數言宜罷廠衛停燕飲君臣交儆早決大計用光中興皆不省御史黃耳鼎外遷疏言都御史劉宗周牽連朝士甚衆可聘言宗周正色立朝實社稷臣耳鼎厭外轉詆誣善以暢己私非人臣也請以耳鼎所轉官擇人為之其事

乃止御史黃澍之訐馬士英也士英銜之入骨而澍按湖廣有穢聲故錦衣劉喬希士英指劾之章下法司宗周怒喬將救澍可聘曰喬希時相指固也而澍貪亦有跡請行巡按何騰蛟核奏時謂得體宗周初劾臺臣從賊者三十三人及李沾代宗周欲反其議可聘不可而止可聘長臺班與掌科章正宸持議侃侃羣小憚之乃起戎籍張孫振為河南道孫振貪橫與阮馬比直陵沾出其上諸壞法亂紀事爭先為之臺綱掃地矣左良玉犯闕馬士英盡撤江北兵禦之可聘與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廉乞留兵固守淮揚控扼賴壽而命劉良佐還鎮馬士英戟手詈之于御前舉朝

失色南朝都失守可聘歸老于家姚思孝難髮為僧思孝友廉俱與可聘同鄉思孝卒未進士在諫垣論列最多號稱職

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縣坐事罷十六年吏部尚書鄭三俊薦其才未及用而都城陷堡南還丁內艱乙酉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卓起兵山中與浙東諸軍遙為聲援隆武立堡入朝陳志卓戰功勸棄閩幸楚謂何騰蛟可依鄭芝龍不可依且曰中興天子須馬上成功皇上先將而後為帝湖南有新撫諸營至尊親往效光武馭銅馬故事此皆精兵百戰可得其力若乃千騎萬乘出入禁蹕此承平威儀宜且屏不用隆武大喜語廷臣

曰朕見金堡如獲異寶即授兵科給事中封志卓仁武伯堡以服未終力辭請賜勅印聯絡江上義師從之既至浙中入大將方國安軍諸事于魯王者詆曰堡以降北來為間諜耳王以語國安國安執堡御史陳潛夫曰堡何罪彼與志卓起兵公所知也今其家且渡江來何罪而見執國安曰此乃鄭氏意也因出示芝龍書曰今我縱之去去勿入閩入閩必殺之我不敢得過鄭氏也潛夫以告堡曰我必入閩繳勅印倘中道死于盜亦命耳明年夏再謁帝以勅印上帝欲奪情堡固辭不許芝龍謂且大用也嫉愈甚大學士曾櫻曰上欲保全堡莫若聽其辭堡以八月辭朝未幾帝蒙難

堡流寓他所永歷二年冬詣行在授禮科給事中堡抗直不畏強
禦遇事敢言甫受職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陳邦傳十可斬并及文
安侯馬吉祥司禮監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恒時吉祥方倚上寵掌
錦衣典戎政一切詔勅符命及奉使四方關領吏兵二部文憑劄
副悉出其手氣焰甚張至是頗懼盡謝諸務由是直聲大振諸輕
僞喜事南陽伯李元胤左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
丁時魁蒙正發咸與交歡是時朝臣各分氣類從成棟來歸者兵
部尚書曹暉工部尚書耿獻忠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魯
緯通政司毛毓祥太僕寺卿李綺為一類自誇反正氣凌朝士從

廣西扈駕至者大學士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吏部尚書晏清侍
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雷洪士彭富復德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為
一類自恃舊臣唾諸人嘗事異姓久之乃分吳楚兩局主吳局者
內則天麟孝起貞毓給事中李用楫外則督師大學士堵允錫王
化澄及侍郎萬翔程源郭之奇以他方人為之魁皆內結馬吉祥
外結陳邦傳以自助主楚局者彭年時魁正發皆楚人而湘客以
秦人堡以浙人為之輔皆外結瞿式耜內結李元胤以自強然朝
權皆歸元胤彭年與同反正倚為腹心勢尤甚一日論事永歷前
語不遜永歷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此日惠國以五

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永歷變色由是惡之湘客稍通
文墨由是薦舉人材受知于式耜為人貪而狡多智數時魁等動
必咨之時魁起家進士為人剛狠使氣家富而好招權利堡清操
絕俗衣食皆資之二人故情好莫逆然性秘刻不近人情正發依
倚諸人聽其指使而皆以元胤為歸終日聚謀專攬朝政因有假
山虎羣之號以彭年為虎頭時魁為虎尾湘客虎皮堡虎牙正發
虎爪假山以元胤本姓賈譏諸臣倚之以張威也堡既劾邦傳邦
傳大怒明年正月奏言堡謂臣无將无無兵請即令堡監臣軍觀
臣十萬鐵騎且堡昔日臨清曾受偽命疏至天麟抵几笑曰道隱

善罵人今亦遭人罵也因擬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謂監
軍可即集議蓋用杜甫辛苦賊中來語堡固未嘗降賊見之憤恚
時魁因邀言官十六人詣闕訐天麟曰堡論邦傳即令監軍又論
郝永忠若請其頭亦即與之耶相與登殿陞大譚有棄官擲印而
出者曰我輩不復仕矣永歷方坐內殿與侍臣論事聞之大驚諭
元胤取還前旨令諸臣供職元胤遂引兵而詔何吾騶黃士俊入
轉吾騶為元胤所薦既至知時魁等意不屬因辭位元胤強留之
秉政數月卒不為堡等所喜交章詆排至八月去堡又劾王化澄
貪鄙無物望經筵侍班堡面叱之化澄憤碎其冠服又時魁等往

闖入內閣指揮閣臣授以意指閣臣唯唯從命湘客尤工窺矚出則邀以嫁禍閣臣患之請建文華殿于正殿旁九月告成永歷御殿輔臣侍坐擬旨以為常堵允錫立功湖南其入朝也堡劾其喪師失地而結李赤心為援張筵晏孫可望使者且面責之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昵允錫失色徐曰我辛若邊事如君言竟無功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朝士多不直之孫可望遣使乞封王堡以異姓無封王例七疏力爭及胡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堡即請斬執恭以正國法可望以怨恨愈跋扈其言多循資格拘小數不能權衡時勢以濟艱難此其短也其後又

連劾侍郎萬翔程源吳貞毓等廷臣無不播擊一月章至六十上是時政出私門爵賞過濫堡一切引繩批根由是諸臣必欲置之死遂及于禍四年二月永歷赴梧州陳邦傳統兵入衛乃修舊怨而貞毓之奇程源萬翔等佐之與給事中李用楫張孝思李日燁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胤彭全等合疏論彭年湘客時魁堡正發把持朝政朋黨誤國十大罪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瞿式耜聞之再疏申救永歷不聽大學士嚴起恒請對水殿不得入跪沙際求免刑程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表何在二語當萬死蓋早為飛語以撼太后

都督張鳳鳴受密旨將囚是殺堡乃于古廟中陳刑具用嚴衛故事嚴刑鞠之拷掠慘酷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祈哀招賄以數十萬計盡以充餉獄成堡時魁遠戍湘客正發論贖已而李元胤高必正入朝咸為金堡申雪永歷帝漸解庶吉士錢秉鐙因言堡被刑最劇左足以折相隨止一僕又墮水死安能蹶躄萬里遠戍金齒乃改清浪衛堡移桂林是冬桂林破薙髮為僧後二十餘年而終

逸史曰言路之開至明盛矣高皇帝鑒擁蔽之害故令公卿大夫士庶皆得言事而以封駁糾彈歸臺諫由是其權愈重其始也糾

主慝劾權奸達民隱朝綱凜焉盛矣美矣既其弊也朋黨比周假公植私毀譽亂真意之所嫪廉來可為堯意之所觸周孔可為跖即有經綸才幹之士為國家任艱鉅捍患難者稍拂其意必百計敗壞場以伸己之說於是賢智毒蛇于內將帥鈴束于外使人主眩瞽于是非而莫知適從事機屢失賢奸不辨豈非言路太橫而無所以擇之哉南中立國之日淺而其風未熄故馬阮得借爪牙于張孫振輩以肆其虐至於崎嶇兩粵間而五虎之威猶能專執朝命噫可畏哉宋時臺諫之選常極清流其要在慎擇其人而已矣若開元正宸諸人皆言路錚錚者也然無救于敗亡金堡之昌言

不諱權倖讐懾而比匪怙勢以受酷刑悲夫

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朱大典字未孩金華人兩人皆起家進士
宗禎朝以僉都御史出為巡撫國維應天大典山東皆善用兵平
寇盜著有勞績而國維廉聲望高遂入為兵部尚書大典貪黷為
言官所糾坐贓落職國維奉使赴江浙練兵弘光立召還部協理
戎政加太子太傅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京口為東輔蕪湖為
西輔京師為中輔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及馬阮亂政國維知事
不可為謁告歸大典家居都御史劉宗周令之募兵勤王以贖前
罪大典乃率兵三千至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言大典雖貪其人

材足倚也今河南殘破可令為巡撫練士卒具糗糧立功自効而
馬士英以其豪富不以賄請也矯旨責問石麒大典不得已自援
于士英始收其兵入衛未幾加兵部尚書總督上江軍務 王師
南下弘光避之太平府大典來謁謀幸杭州命大典以兵先發太
典乃歸而治兵于家及南京亡杭州亦不守 大帥遣使者至郡
縣徵戶口冊籍餘姚知縣王日俞棄城遁教諭某奉冊籍降即以
為知縣役治馳道苦役者役者大譁餘姚人孫嘉績突入縣治鳴
鐘鼓斬令以殉嘉績字碩膚大學士如游孫也仕至兵部職方司
郎中弘光起為九江道僉事未赴而國亡當是時 王師所過郡

邑官民非迎則走而嘉績粹然發難由是浙東響應國維亦起兵東陽以應之及魯王監國紹興國維大典俱拜東閣大學士嘉績陞右僉都御史是時唐王立于閩大典駐兵金華與閩近亦自通於隆武進大典文淵閣大學士封婺安伯時義兵雲集分汛防江乃進國維少傅賜上方劍以督師八月復富陽九月復於潛樹木城于緣江要害諸營犄犄為持久計十月隆武頒詔至王惶惑欲退避國維馳入朝令毋宣讀而上書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日入關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

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粹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楚之徒舉足左右為功名計哉議遂定明年六月江上師潰國維退守東陽及義烏破有勸之入山以觀變者國維曰誤天下士者文山疊山也賦詩三章躍入池中死年五十二大典在軍留阮大鍼與共事而金華士庶不容檄數其罪逐之大鍼怒走詣方安國營構兩軍令之交惡隆武屢詔解之勿聽已而大兵渡浙江大鍼降願破金華以報新恩初大鍼在金華大典與之鬪城至西門大典詰之曰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則備禦宜嚴至是大鍼用大礮專攻西門城崩殺戮甚慘以報

討檄之恨大典全家焚死先是有紹興金姓者從軍金華常至南鎮祈夢夢鎮神書一古字於其掌每以語人莫測也金華屠後收城中積屍每十口共一坟墓之然後知為古字之意嘉績後亦進文淵閣大學士從魯王出海至舟山卒于道隆觀嘉績之舉丁丑進士也其縣令夢嘉績殿試第一名榜發不驗及嘉績葬舟山適當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擢進士第一名者也

逸史曰國維之撫應天也建蘇州九里石橋及瀕湖諸堤修松江捍海塘立社學設常平倉蘇尤德之至今虎邱祠焉南渡用之一籌莫展飄然引疾豈知其危亂不欲同其汚乎至小試于防江危

矣大典平登州巨寇其功甚偉然以大鉞之兇而大典昵之讒構兩軍以敗國事挾其小隙殘民以逞非比匪之傷耶嘉績倉猝建義其謀非素定也然魯則由之監國事雖不成迴溯海上者十餘年義士倚之冠裳勿替則嘉績有以啟之也

南疆逸史列傳十

沈宸荃號彤菴慈人裕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南渡擢山西道御史
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
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躁以安臣分皆譏切時事又言疆場之
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日深儀文興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譽
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隲危也餉現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
鎮及督師歲計二百四十萬楚一藩四鎮二督二撫二鎮又京營
各京口浦口各鎮又豈准徐哉此即小民賣男鬻女有司敲骨剝
髓亦未能足非皇上卧薪時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

淪為異域風塵未靖觸目心悲又何暇計及服御儀文之間乎又
劾經略王永吉張縉彥言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置總督貸其罪
而隆其任恩亦渥矣乃擁兵近甸視賊入京不急救援奉身先竄
縉彥以漕郎驟典中樞不念先帝特達之知而覲顏從賊視息偷
生此二人者即加以赤誅亦不為過陛下以封疆之故屈法用之
自宜奮立功勳洗滌前恥乃逡巡觀望逗遛淮海間至今未聞荷
戈先驅一矢加敵也因并及總督黃希憲及巡撫何謙邱祖德魯
化龍等棄汛逃竄罪疏入命俱訊治至日郊天中旨改期明年宸
荃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不可緩不

聽是時朝政日亂而宸荃獨守正不阿羣小無不恨之而掌道孫
振尤甚出為湖廣僉事宸荃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曰公以
千金為贖省中可得也宸荃曰我豈賄進哉已而其人復來曰公
不須行金矣馬相方君收入望但稱門下士可也宸荃曰掃門求
仕吾亦恥之至是有吏要以千金曰部疏上從否惟在內閣可以
轉移容以其語來告宸荃曰若如吏言我將為吏用矣既而南都
亡舉兵邑中魯王擢僉都御史從王至闕進工部尚書戊子十月
與劉沂春並入為東閣大學士明年從至浙海壬辰從至中左所
艤舟南日山為颶風漂沒宸荃從亡其父居家當事齟齬之父亦

強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日思其親輒吟詩詩罷慟哭聞者莫不憐之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函輝不拘小節好交遊日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免之其友人曰子盍亦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害于事而左君撫拾小過借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樹立乎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子姑待之及大兵徇浙江郡縣向附魯王駐台州函輝走謁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恥繼統於是乎在王盍圖之王謝

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尚何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拔勇勾踐所以擒吳稱霸也王若起事臣願竭股肱之力奔走後先上以報高皇帝而下盡忠于王會兵部尚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與柯夏卿侍王至紹興王監國拜禮部侍郎進禮兵二部尚書張國維督師江上而函輝居中調度其時諸臣皆不習軍旅華衣呵殿相為誇耀以總兵方王二鎮日事爭餉義兵漸散函輝嘆曰大事去矣夫無種蠡之才而有豁同之佞何以能久明年防江師敗從王出亡半道阻亂兵與王相失返台州之雲峯入文心僧

舍賦詩十章自沉死年五十七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啟乙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崇禎時歷官右庶子以與修三朝要典不得大用煌事親孝登第
後猶俯仰受杖家居不以事干瀆有司邑中大利大害則言之魯
王監國擢兵部尚書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秉謙運餉兩軍格
鬥喋血禁庭煌至叱之使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戢諸臣競榮高
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繁尺土未復戰守無資
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
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

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舟山將乞師本日煌寄書黃斌卿
止之江淮失守王航海有欲據城抗守者王以徒害民生不可大
開諸門任其避難由是一城獲全煌賦絕命詩投城東東渡橋下
久之浮于水面曰忠臣不易為也復奮力自沉而死

高岱字魯瞻號曰浦會稽人崇禎時武舉也魯王招為兵部主事
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重文輕武佔畢小
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為粗人以致寇盜充斥不能抗禦
神州陸沉職是故也我本武舉授是文職偏側搶攘無益毫髮尚
不能以一死報國乎劉蕺山吾鄉先生也吾當師之即絕粒其子

諸生朗亦氣節士日夜守之岱閣八日不死而薙髮令下朗泣辭其父曰大人決志弃世兒願先往泉下掃除岱瞠目曰有是哉若乃能先我朗衣冠泛小舟給舟子曰我欲禱神亟駕出海視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水中舟子急持之嚼其臂整巾而下岱聞笑曰兒果先我自是不復言又數日卒其同邑葉汝菴字衡生庚子舉于鄉浙東建國與岱同官主事每會食相與抵掌言忠孝事聞變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於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於墓耳與妻王氏偕赴水王氏被救次日復死之

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漢孝子黯之裔也天啟甲子舉于鄉七試南宮不第文行甚高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雋也魯王監國召為戶部貴州司主事當是時孫嘉績熊汝霖本首起事然皆書生不知兵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之孫能所統惟召募之街卒田兒數百人方王兵既盛反惡當國之忝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出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孫熊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其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詳然諭曰諸君起義旅而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

以寧海給王藩金華歸諸閩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諸臣議皆非也夫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以之饋義兵名存實無即皆饋其誰司管庫請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方王雖不從然其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稅漁舟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矣今扁舸苛求民不堪命襍販小民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王乃止之仁又請行稅人法塞節之金錢湖為田而凡大戶之祀田官賣之以給軍三疏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覆守諭不顧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爾阻大事耶

乃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因檄召守諭詣軍將殺之王不能禁陰令避之守諭忼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聽於主上武寧雖悍將何為者桓溫劉裕雄才鉅勳亦托言晉陽之甲不敢以一檄擅執朝臣臣寧死王前聽武寧以臣血濺丹墀耳於是舉朝皆憤怒曰之仁反耶何敢無王命而害餉臣之仁卒迫大義而止明年莊烈帝大祥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日陞經筵講官兼理餉事及六月大兵渡江魯王航海守諭不及從浮沉閩巷異時以舉人入仕者皆出復就公車守諭獨杜門著書張肯堂死其孤以浮入求

還里有司徵狀于縉紳莫敢應守諭嘆曰忠裔也可使莫助乎監
司驚曰公素高節今何勇來立聽之卒年六十九同時有王正中
者字仲樞直隸保定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
興魯王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召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公私赤
立市魁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者條累之交錯道路
郡縣不敢呵問正中率所練鄉兵赴任既視事令各營所餉必經
縣票品覆數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
渡海掠餘姚正中遣兵擊殺之行朝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
羲言于王曰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何罪乃止時諸將張國柱

田仰荆本徹各率兵先進過餘姚江舳艫蔽空正中令嚴不敢犯
其後國柱從定海復入縱兵大掠百姓洶洶正中單騎入其軍呵
止之國柱迄不得志縣人倚正中如嚴城焉陞監察御史喜星象
律呂象數之學嘗進監國魯元年大統歷浙東亡隱山中貧甚賃
田以食佐以醫卜丁未八月卒葬山陰

逸史曰越城監國其君臣本無大略而授國成于悍帥民之苦兵
甚于盜也藉非董王諸臣力推其鋒擁護孤弱民之塗炭豈能歷
一歲哉雖無救于亂亡然支持一時民即受一時之賜矣魯王之
亡也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既而曰吾死此孰知吾節乃立旗

幟鼓吹張蓋入松江 大兵謂其降也護至金陵戎冠大袖肩輿
而入都人聚觀總督令易服雜髮笑曰我握兵柄爵通侯謀入國
事而無成死固分也然葬于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何以徵信
故就此求死耳乃欲以是污我耶遂見殺嗚呼烈矣論者謂其始
降後悔併沒其節亦太苛也余是以憫之附之魯臣之末焉

沈履祥號復菴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甌寧二縣弘光立
上治平要策又上責成疏頗見採納浙東授御史督餉台州台州
陷走山谷中搜山得之殺于野其弟求屍得其首于桑園得其身
于亂屍中以服帶可據也紉而合之

逸史曰魯王之事無足言者其在浙東閩有君矣其在海上粵有
君矣所惜者諸臣故國舊君之恩依依不釋間關相從不避險阻
與宋之張陸有同心焉然諸臣亦多襟事魯唐其專心于魯者若
張熊孫錢而外惟宸荃以下數人馬跡其才略亦不能有所展布
然蒙難而能正其忠有足悲者是用誌之以示後人也

林塗字子野福清人崇禎癸未進士知海寧縣有能名邑有妖人
能緣壁走簷伏水中一二日以劍術惑衆聚黨十人聞都城陷將
舉事塗聞即捕殺之兵士乘亂鼓譟者悉治以法已而棄官去閩
立國欲置之左右黃道周督師請與偕行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

監察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以典銓缺人僉舉召塗還授吏部
立職清峻一時請托遂絕扈隆武至汀江楚迎駕疏相繼至隆武
欲出汀州入贛 大清兵渡已關隆武倉猝西行 清兵蔽江而
下羣臣不能從塗號慟而返走山中時歌時哭有所怨憤形之篇
章讀者無不泣下丁亥七月魯王由海入閩郡邑響應福清人擁
塗為兵主塗別于父曰兒當死久矣受命守海寧失城池當死扈
蹕不終當死再使延命漏刻恐以不令之名貽羞父母乃直履負
戈雜徒旅中攻福清身被數創猶勒兵戰矢中喉死之塗友人葉
子器者向在營中為 大兵所獲使之作書招塗子器受紙筆書

絕命詞授之亦被殺其宗人汝翥字心泓以鄉舉知沛縣天啟朝
官御史巡城杖內侍曾進傳國興魏忠賢亂政不能殺也時稱其
剛直江南立國起為雲南臨沅道以海疆不靖貶魯王至閩徵拜
兵部左侍郎總督義師丁亥十月攻福清兵潰被執除夕服金屑
死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甲申之難抗言領
兵回籍被拷掠歸唐王立以兵科給事中宣諭浙東張國維熊汝
霖不奉詔中藻返至金華朱大典客之薦之隆武召對稱旨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金衢中藻取苧寮菁寮諸種人練之為卒時稱能

軍閩敗率^衆歸魯王復福寧長樂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
藻善撫循激富人使出財佐軍士卒樂為用力其兵最盛鄭彩專
主閩事心勿善^也中藻亦不相下由此有隙上使大學士沈宸荃解
之彩不聽中藻在福寧彩反掠其地 王師乘之來攻城中藻善
守所殺傷四五千入戊子月十 王師乃去城十里掘壕樹柵環
之城中秋戰不得明年四月食盡中藻知必陷為文自祭吞金死
其時中書舍人陳世亨聞魯王至閩亦以一旅復安固援兵莫繼
被執不屈死而永福長樂之復陷也給事中鄒正畿御史林逢經
守一王恩友皆自殺

朱繼祚莆田人萬歷己未進士選入翰林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而罷南渡時起故官協詹事府事未赴南都陷隆武嗣位召拜東
閣大學士明年八月扈駕幸汀州無何隆武蒙難繼祚還鄉魯王
監國之三年正月王在閩安鎮鄰境州縣多下繼祚亦舉兵與同
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城守城者為監司彭遇颺故弘光時御史也
令其將出戰而已登陴樹大明旗幟其將不敢入遇颺遂以城降
繼祚入守之三月 王師至城復破繼祚及叅政湯芬給事中林
崱知縣郁廷諫並死之芬嘉善人崱莆田人俱癸未進士廷諫杭
州人也魯王二年中所復郡縣至是盡失云

張肯堂字載寧號鮑淵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知濬縣擢御史巡按福建後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江南立國肯堂選兵三千令副將周之蕃率以助防江墾書廢之漳島賊數萬出沒劫掠肯堂按行勦撫踰年悉平唐王入閩迎于水口駟加兵部右侍郎尋為吏部尚書改左都御史賜上方劍專理兵馬錢糧節制諸鎮便宜行事丙戌春上至延平以肯堂為留守尋議率師由海道入長江窺取金陵以屬肯堂改總制浙直肯堂乃請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山將後軍行有日矣鄭芝龍密疏上之以郭必昌代為總制必昌芝龍私人也上

乃命肯堂回福京監鄉試事畢赴行在未幾上出延平肯不堂及從會周室芝還自浙海遂入其軍駐海壇山尋取海口海口破肯堂由海入浙阮進之裨將周宏益劫之于路丁亥六月至滄州黃斌卿館之有所謀不用肯堂鬱鬱無所發舒知且亡以孫茂漪托之中軍汝應元嘗與人書曰銅槃之役僕豈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一羽魯王既失閩地駐健跳所肯堂勸斌卿迎之不聽及定西侯張名振殺斌卿始迎魯王入滄州拜為東閣大學士居二年辛卯八月王聞大清兵渡海張名振與英義將軍阮駿扈之出滄州肯堂居守九月二日城陷先一日肯堂冠帶北面叩頭

將就縊聞門人蘇兆人已縊死廡下肯堂取酒酌之曰蘇君待我
遂歸至雪交亭視其子婦沈氏妾周氏方氏姜氏畢氏次第就縊
乃題詩于襟自縊亭之中梁其僕張俊彭欽從死汝應元已為僧
至軍門乞收葬將亦義而許之雪交亭者植一梅一梨其開花常
相接因以名亭肯堂讀書之地也

南疆逸史列傳十一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弱冠為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
十餘年海內推為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貢生教諭光州從河南鄉
舉成進士時年已五十八矣崇禎八年也授長興知縣以禮抗奄
人崔璘為所誣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府推官南渡陞吏部主事
未至而金陵亡赴闕中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鍾巒曰天下分崩
資羣策猶恐不支尚欲拒人言耶鄭氏為上患之欲往贛州鍾巒
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地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
吳楚猶可自固倘舍此地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上不悅

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而閩又亡遁跡海濱魯王之出海也鄭彩以其軍奉之至中左所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鍾鑾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王以為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遠近奏章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江河者則又假造符璽取鬻官爵偃卧邱園而云聯絡齊楚保守僕御而云聚兵十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核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官則考其勅符王是之陞禮部尚書從王還浙海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率見于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鍾鑾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

失教士耶王在滄州鍾鑾退處普院及聞城圍急鍾鑾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難吾為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遠臣不得從死聞事之壞吾已辭行不得往死吾老矣不於此時此士捐軀殉義即一旦疾病死何以對吾友見先帝于地下哉復渡海入滄州辛卯八月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先師神位登座舉火自焚年七十五

朱永祐字爰啟華亭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調文選罷官唐王立起太常寺少卿出監平海將軍周鶴芝軍勸鄭芝龍毋降不聽將遣力士趙牧刺之亦不果魯王至與鶴芝收復海口鎮東

二城將以居王尋不能守丁亥偕張肯堂徐子遠至滄州永祐好
獎藉人上下咸得其歡心故雖黃斌卿之猜忌亦相善也及斌卿
誅王駐滄州以為吏部侍郎進尚書城破病不能起曰雞髮則生
永祐曰我髮可雞何待今日刺其脇而死僕負屍出城流血露衣
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乃爾耶血遂止

李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調秀水大草漕
弊南渡遷車駕司郎中出為蘇松道副使閩中授尚寶司卿魯王
入閩召巡撫福京城破從王至浙轉兵部尚書是時諸臣寄命舟
楫日炙風餐面目黧黑獨向中白皙如故居父喪城外 大兵取

滄州召之辭因發兵捕之以練經入見帥謂之曰聘汝不至捕汝
而至何說也向中曰前則辭官今來就戮耳遂殺之

林瑛字玉之福建人官戶部主事同母妻壻女五人航海入浙壻
隨鄭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貧其妻陳氏及女為人紉衣給食已
而女死兵入滄州瑛與陳氏分梁而縊其餘死事者左都督張名
揚定西侯名振第也名振扈王出名揚居守城陷母范氏以下數
十人皆自焚死安洋將軍劉世勳通政使會稽鄭遵謙兵科給事
中鄞縣董志寧主事蘇州江舟楫會稽董元會福建朱萬年臨山
衛李開國長洲顧珍顧宗堯中書舍人吳縣蘇兆人工部 鄞

縣戴仲明參謀順天顧用楫主事福建林瑛皆自殺而錦衣衛指揮大興人王朝相奉王妃陳氏貴妃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太監劉朝幾等死者凡十八人

逸史曰魯王自浙至閩所克復者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謂非林空諸人力哉亦幾幾一成一旅之聚矣然卒無成者此天也本大已摧乃欲藉枿藥以成林不亦遠乎其後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舟山環海原為昌國州越王勾踐欲置夫差甬東地即此也明隸定海設叅將一員隆武命斌卿鎮之遂欲雄據其地王至不納卒為定西諸將所誅王乃駐蹕焉 大兵出攻歷年而後下豈其地勢險

要固于燕山金陵歟非也語曰同黨執虎十夫撓椎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明之遺臣在焉舟山破而明之遺臣盡矣其無義多于兩都者何也曰當日諸臣之不死者有二其一私妻子保富貴偷生無恥之小人也其一懷才未試抱申胥之忠矢田單之智庶幾後王得當以報者也至舟山而二者之臣無矣慕富貴者必不至至者皆志在死忠者也地末天^荒葉鯨鯢為伍豈尚有餘望哉故君子無責焉亦無褒焉褒之以其始至也非以其死終也責之無可責焉至此而臣事畢矣雖然我聞之海上有十州三島神仙聚焉安知諸君子非以兵解而棲托其際者乎

熊汝霖字兩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同安縣以治行高入為戶科給事中在廷名敢言卒致忤意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弘光立起原官轉吏科汝霖言諸臣爭誇定策周計復仇處堂未已且為門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人臣禮此豈立國之規哉士英銳意起阮大鍼汝霖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國家必欲求奇材草澤中尚不乏人何至擇及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四鎮之設也汝霖言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湖以北開屯設府曾堂與之內而遠以藩籬視之未幾奄人欲復厥衛汝霖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

失德止有厥衛一節貽怨臣民因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降叛跋扈肩背相望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健卒徒為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破格用人而巡方督撫首鼠兩端朝廷宰執羅拜賊廷思先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矣甲申九月奉使淮南陸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府官之中揣摩日熟少宰樞貳悉發廷推品四監司竟進宮詹追賍定罪無煩司寇蹊逕疊出謠議繁興一人未周便目滿朝為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办告變之用環伺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

翮之鄰未已置國卹于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
南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時稅駕何地耶其語無不剴切迄
不見用魯王監國紹興畫江而守汝霖謂非長計欲令諸師畢渡
不聽乃率所部千人從小鹽渡江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
忠義灑淚誓衆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列行伍分汛
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是浙西吳中響
應一時號為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閩中
詔使劉中藻至議開讀禮汝霖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心
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耳若我兵能復杭城主上早

登大號已是有名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功之
所在誰敢與爭此時而議迎詔未晚也時張國維亦持此議於是
人心始定丙戌六月朔浙江潰汝霖從魯王由海道至閩會隆武
蒙難郡縣盡降王以汝霖為東閣大學士會兵于長垣分道攻取
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于鄭
彩彩暴橫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霖票擬恒右瑞
彩積恨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洋船常恐遵謙之襲已也汝
霖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與汝霖奴爭口
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即以合謀告變汝霖遂為彩所害

并其幼子投海中

錢肅樂字希聲號漢孫又號止亭鄞縣人幼穎異書過目不忘為諸生有盛名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州瀕海而富多貴族豪奴黠吏相緣為奸其暴惡之民習拳勇健訟舞智肅樂立法嚴明視事精敏居五年俗大化遷刑部員外郎以憂歸己酉六月杭州不守浙東議降肅樂大合縉紳諸生于城隍廟開陳大義謀起兵邑人有不利者陰致書定海大帥王之仁謂翁翁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庸妄書生指肅樂也之仁至反從肅樂時郡縣有司皆逃肅樂乃建牙行事封府庫收符鑰標兵皆受

約束兵餉咸集乃遣人迎魯王監國肅樂亦至紹興畫江防守分汛瓜瀝擢右僉都御史遷左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七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蜚遁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社稷賜卹諭祭朝典未備二也外威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裨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擁戴以呈身闖葺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招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哀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

燭至死不改九也民有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飢死執干戈衛社稷以戰死文臣牙門降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水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煩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于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固以刑死大軍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于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惴惴以不難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朝議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上供本郡寧波轉給

王藩肅樂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勢須遣散但臣自舉義以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不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隆武授以原官閩亦尋敗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至肅樂乃出進兵部尚書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于一肅樂請以建國公鄭彩為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又言兵貴精練練兵非旦夕事也請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別為六軍一切封拜掛印悉停罷懸六金印於此今日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把總守備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為然自是兵威頓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

左所中右左所者鄭成功所營之地也成功不奉王以丁亥歲為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鄭彩自以其軍連破郡邑成功不與焉是年十月肅樂頒明年戊子魯王三年歷於是海上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遁不起肅樂荐沂春為右副都御史鍾巒為通政使且寄書兩人曰時平則高枕耳世亂則美褰裳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人翻然就道而隆武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拜肅樂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與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肅樂每日繫河船于王舟之次票擬章奏封進則牽舟別去匡坐讀書而已先是大學士劉中

藻起兵福安次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致書曰將軍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于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非其策也依鼎沸以稱安策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直不彩彩使人刺得之相見彩故誦書中語書肅樂因有血病至是憂憤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贈太保謚忠介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山

張煌言字元著號若水鄞縣人幼豪邁能文章能射崇禎壬午舉
于鄉魯王立國煌言與蕭樂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
制誥丙戌師潰入海依黃斌卿于舟山明年松江吳勝反兆以右
僉都御史兼定西侯張名振軍以應之至崇明颶風覆舟煌言得
脫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部上虞之平岡上寨庚寅魯王居舟山
煌言復從之舟山破從王之閩海時成功縱橫海上兵強盛遙奉
桂朔魯王為之寄分而已癸未冬返浙明年復監名振軍入長江
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烽火達于江寧以上游師未至左
次崇明頃之舟入長江掠瓜洲儀徵抵燕子磯江寧震動而師徒

單弱中原無響應者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永歷遣使授兵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成功北行又暨其軍抵羊山孽龍為虐
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於是反旆已亥成功全師犯江寧煌
言以所部數千人並發謂成功曰公不如先取崇明崇沙江海門
戶懸洲可守脫有疎虞進退有據不聽以煌言為前軍陷瓜洲議
師所向成功欲先江寧煌言欲先鎮江成功曰我頓兵鎮江金陵
援騎朝發夕至為之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
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功非之即請煌言往來至儀徵五
十里使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

至七月朔小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慮江楚之援師且至也控扼蕪湖足以制上游七日煌言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截上流一軍援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徽州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送款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太平旌德貴池南陵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南溧溧陽建平州則建德無為和州凡得四府三州二十七縣煌言考察黜陟長吏州牧行部事江楚魯衛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無何而江寧之敗聞煌言方

受徽州降乃返蕪湖初煌言語成功曰師老易生變宜遣諸帥分徇郡邑金陵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向克復收兵鱗集金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聽自以為旦夕且下士卒釋戈而嬉縱飲奏樂官兵謀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倉猝移帳遁去軍竈未就官兵傾城出戰兵無鬥志大敗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而去於是橫江之艘皆屬官兵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入鄱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歷霍山英山渡東溪嶺追師掩至士卒皆竄止一童一卒從迷失道士人止之賂土人為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衆導者

亦去茫然不知所向有故人賣葯于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為張司馬憐其忠義導之由陽湖出江渡黃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隨行建德祁門兩山中煌言方病瘧力疾至休寧買棹入嚴州浙人熟其面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以達海壩樹轟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成功出師不聽明年煌言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於懸巖懸巖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岩峭壁於時閩粵皆平惟煌言尚在議者謂煌言不死傍海恐復逞轉急構之係累其妻子族屬以待煌言之小校降欲

致之以為功與其徒數十人老普陀偽為行脚僧會煌言之糴舟至糴人為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脇糴人令言其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兩猿以看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為備矣小校乃於夜半出山之背緣蘿踰嶺而入暗中執煌言并其從者羅子木楊冠玉七月十七至寧波張帥舉酒屬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至杭州供帳如上賓督撫而下無不敬之省中人賂守者得一覩面為幸九月七日遇害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從死子萬祺先三日死鎮江煌言精于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

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糴舟未返占課大凶徘徊假寐夢
金甲神告曰上帝日中取汝與其友王來蔽言之言未既而兵入
杭人張文嘉萬斯大葬之于南屏之陰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
縣人

逸史曰熊錢二公及張司馬三人者天下才也使當明之盛世且
與新建爭烈矣不幸而值末流謀之不見用用之不得盡其才譬
之九尺之軀俯首矮簷中吁可悲也然錢扼于強帥熊既凶終錢
亦憤死甚矣盜賊小人豈可以共功哉司馬之殉義也余尚童稚
粗知人事見長老述之未嘗不流涕也

嗚呼封疆之吏與地存亡郡縣之吏與城存亡人臣之通義也明
之末也為吏既腹剝以致變及賊至則捧頭鼠竄列郡土崩求其
捐軀以報者寥寥也間一有之豈非歲寒之松柏歟余于死事之
大者既各誌之以傳矣其餘守官不去者嬰慘酷而自甘雖他事
無所表見而亦不敢湮沒自弘光迄永歷列其姓氏云



